

小村医·老村医·新“村医”

本报记者 熊建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杨惠琪总是随身带着一个透明的化妆包。

包里没有粉底和口红，而是装着体温计、血压仪、听诊器，以及瓶瓶罐罐的常用药。

作为贵州省龙里县观音村卫生室的一名村医，20岁出头的杨惠琪每天都把头发扎在脑后，套上白大褂，再提上这个当作“医药箱”的化妆包，拐上梯田和油菜花地里的小路，给村民做“健康监督”。

由于工作对象多是上了年纪的村民，不少人耳背，这让她的问诊听起来像在“嘶吼”：“喊你少吃点糖，听到没得！”“喊你到卫生室来体检！”“听不到撒？”

如今，新技术的春风吹进了大山。杨惠琪会把村民的病症信息一条条输给AI，再等待着系统跳出风险判断和操作指示。有了这位AI村医的加入，村民的健康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老村医迎来新同事

在杨惠琪来到观音村前，这里只有一位村医——55岁的方必勇。他刚当村医的时候，卫生室就设在村里一座老房子里，那里也是他的住所。

以前村里的路不好走，方必勇每3个月就要磨破一双解放鞋，有时还要骑马上山。村里没有电视，许多医疗保健的常识，村民们不知道。方必勇除了看病，还要挨家挨户地科普，按时给老人体检，给孩子打疫苗。有时，田间地头都是方必勇的“诊室”。一次，一个村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犯了急性肠胃炎，拉肚子疼得起不来。方必勇听说了，赶紧拿药送了过去。

这间卫生室没有下班的点儿。半夜、凌晨、天亮前，方必勇熟悉夜晚每个时间段的敲门声。有一次半夜1点，一个村民找到他，说家里的小孩发高烧，请他快去看看。他们走了15公里山路。天太黑，方必勇滑到沟里，手电筒碎了，脚也划破了，他就用一块布条随便绑了一下。直到给小孩看完病，才发现，脚上的伤口有七八公分长。

这间卫生室和三甲医院一样“全面”。“我们要给村民打预防针、做婚检、筛查慢性病。”方必勇说，“从管小娃娃开始，一直管到死。”几十年来，他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村庄，用大脑和纸笔为每一位村民建档。

最近几年，变化多了。卫生室盖了新楼，从里到外都亮堂堂的。村里的农家乐一天能接待上千人次，以前许多村民都去外地打工，现在“都是外地来这打工”。

同事也不一样了。2002年出生的杨惠琪比方必勇的女儿还小。同时，诊室里还来了一位沉默寡言却非常“聪明”的电脑医生。

村医工作可不清闲

一开始，杨惠琪每天都想辞职。她学的专业是农村医学，但是班上的同学没人想到山沟里当村医。她也不想当。但父母跟她说，村医是铁饭碗，稳定、清闲，让她踏实工作。

来了之后，杨惠琪才发现这份工作压根和清闲沾不上边。刚来时正值新冠疫情，她每天都要值班、走访，扯着嗓子给村民打电话；要在歪歪扭扭、落差几米的狭窄山路上骑车；还要在静得只听见昆虫声、狗叫声的夜晚独自回家。山里冷，她试过很多款靴子和保暖袜子，但“不管怎么穿脚都是僵的”。

面对村民，两代村医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有的村民不愿意配合，方必勇就跟他们聊家常，温和地解释。而杨惠琪更喜欢直接、高效的沟通。她喜欢“朝九晚五”式的工作，总是在工作时间内，可村民往往都在四处忙活。

那会儿，杨惠琪觉得只有大医院的医生才有机会救治扶伤，自己做的事很小：就是给老人量个血糖、血压，然后在小本子上记。如果老人血压高，就在老人名字后面写个“高”，如果血糖高，就写个“糖”。



她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早做早休息”。杨惠琪喜欢美食，休息日的时候看到想吃的火锅，第二天就跟朋友约着一起去了重庆。

“新同事”有两把刷子

远程问诊的机器跟杨惠琪几乎同时“入职”观音村卫生室——主体是一块大大的屏幕，上面顶着一个摄像头，里头装着相关软件。如果村医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位“医生”连线到镇医院、县医院的专家，请对方远程问诊。

学会跟这位“新同事”合作，是方必勇的一个难题。他常常找不到跟专家视频连线的入口，或者不会传输文件，为此，他不得不向比自己小35岁的杨惠琪请教。慢慢熟悉操作之后他意识到，这座大山一般坚固、闭塞的村庄，并没有被隔绝到数字化之外。

方必勇说，农村老人得慢性病的多，比如肺气肿，由于容易引起心衰，难以准确判断患者的用药剂量以及是否需要住院。以往的纸质病历也很难完整呈现患者的过往病史。有了AI辅助和专家的远程帮助，“能精细一点”。

不久前，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疼得走不了路。方必勇现场视频连线了县医院的专家医生，人家建议老人去县医院做系统检查，最后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所幸发现及时，老人已经住院接受治疗。“多亏了这些新方法，放在以前，恐怕就耽误了。”方必勇说。

杨惠琪也在经历着改变。一开始，杨惠琪走访的时候，村民向她咨询病情，她只能给出简单的答复。但她发现装了AI辅助问诊的手机总能给出更专业详细的回答。

AI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会仔细追问患者的症状、用药和病史，“就像聊微信一样”。待杨惠琪回答了“请问是否咳粉红色泡沫痰”“是否对以下物质过敏”等问题后，手机上会实时形成一份标准化的预问诊报告，并自动上传给镇上、县里的专家，对患者进行远程问诊。

杨惠琪倚重的AI辅助问诊系统，是由腾讯健康开发的，能鉴别诊断超过3000种疾病。而AI背后的医学图谱，涵盖了近100万医学术语节点以及近400万条医学关系链。

村医工作除了看病和巡诊，还有学习。打开腾讯会议，方必勇和杨惠琪跟县里其他村医一样，都是班里的学生，听县里、省里“大医生”的课。有人问方必勇，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什

么，他回答：“我也需要充电。”

杨惠琪觉得，有了AI辅助问诊、远程问诊、网课培训这“新三件”，每次走访就“更有底气了”。

守护村民健康底线

说不上从哪天开始，杨惠琪有点像方必勇了。

她开始在各式各样的桌子边测血压、量血糖。麻将桌、火锅桌、茶桌，还有通着烟囱的炉子桌，都是她的诊室。

坐在老人身旁写健康记录时，她就像他们正在写作业的孙女。帮下班后的村民检查完，如果刚好到了饭点，她要不留下吃饭，村民就会假装生气，说“不吃饭下次就不让你量了”。一年下来，她吃百家饭胖了10斤。

许多村民都把杨惠琪当孙女看，爱拉着她聊天，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这个曾经说不知道温柔为何物的姑娘，开始习惯结束走访后“边走边玩”，看到满山的油菜花、错落的梯田、翘起来的屋檐，



▲方必勇(左)和杨惠琪通过AI查询资料。



▲杨惠琪(右)借助远程问诊帮村民治病。



▲杨惠琪走在巡诊的路上。

◀方必勇(左)和杨惠琪在卫生室合影。

2022年龙里县全县基层门诊量达246871人次，同比增长56%。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化分级诊疗已覆盖龙里县全县，受益群众达10万余人次。向下，3家县级医院连通15个乡镇级卫生院、83个村卫生室，AI辅助问诊和远程诊断直接连线村医；往上，贵州省人民医院甚至国字头的大医院、大专家通过教学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成长。

在刚刚结束的贵州数博会上，腾讯携手中迈医疗与贵阳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市三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数字化分级诊疗，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全面助力贵州医疗数智化转型。

都觉得美。杨惠琪会一张张拍下来，发给朋友“炫耀”。

这个原本只把村医当成一份工作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更多的事。碰到独居老人，她会帮忙做饭；有人不方便拿药，她就帮忙买上，再送到家里；还有残疾的村民大小便不能自理，她会顺手帮对方把脏裤子洗了。

“我是医生，嫌什么脏？”杨惠琪说，“如果病人身上有癣，医生摸一下也不会觉得脏啊。”

就这样，两位相差35岁的村医共同守护着观音村近3000居民健康的底线。

有时候，杨惠琪还是会纠结要不要继续留在村里，跟朋友聊天偶尔也会说着“不想干了”，但总是说着说着就又干了起来。大嗓门依然飘荡在山里的这边和那边。

(本文配图皆为吴新婷摄)



6月6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在丰润区东张庄子村给村民检查视力。朱大勇摄(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邱煜雯)日前，由人民网主办、人民在线承办的“2023人民健康大会·国民视觉健康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共同呵护明亮‘视’界 开启光明未来”为主题。各界人士深入交流，共话青少年近视防控与全生命周期眼健康服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副司长杜跃军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做好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规商业宣传整治工作，支持和引导相关认证机构大力推广眼视光产品及验光配镜服务认证，组织系统优势科研力量开展面向近视防控的研究，为近视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学校卫生处副处长冀永才表示，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近视防控持续向好、总体见效的基本局面没有改变。同时，近视防控工作仍存在着诸多难点和堵点，影响近视防控的社会因素仍广泛存在，未来仍需各级政府和部门下更大的决心、做更扎实的工作，也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学生等各方面共同携手，落实“四方责任”。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已成为学校、社会和家庭以及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日前，教育部印发《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引发社会热议。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医学部主任瞿佳指出，户外活动是最简单、低成本以及健康的近视防控方式。包括框架眼镜、OK镜、阿托品眼药水在内的多种干预方法可以矫正并减缓近视加深，但建议在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毕宏生提到，要紧紧围绕“查、防、控”三个关键环节，采用眼视光、眼科、中医眼科学方法，形成科学有效的中西医结合综合防控技术和方案。

“在全生命周期，人们的眼睛会发生不同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终生呵护眼睛。”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指出，青少年眼病主要包括近视、斜视、先天性疾病，中老年眼病主要有近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血管阻塞、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等。我国眼病防控任务艰巨，近视及高度近视并发症已成为主要致盲性眼病，要重视眼与全身病尤其是糖尿病眼病的防控。

2021和2022年度吴阶平医学奖 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大会举行

本报北京电(陈得)6月11日，由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1和2022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颁奖大会在首都医科大学举行。

2021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分别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手显微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顾玉东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王红阳教授。

2022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妇产科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名誉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会长郎景和教授，传染病学专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

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精准药理学/天然多糖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临床检验诊断学专家、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院长杨正林教授，神经外科、创伤外科专家、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侯立军教授，肿瘤内科专家、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瑞华教授，外科学(骨科)专家、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教授。

2022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分别授予：药剂学专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制剂研究中心主任李亚平教授，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杜斌教授，消化内镜/普通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教授，流行病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海医系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曹广文教授，消化肝病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韩英教授。

吴阶平医学奖是在国家卫健委支持下，获国家科技部批准的中国医药卫生领域高级别奖项，主要奖励促进中国医学科学技术进步、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传承与弘扬像吴阶平院士等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高尚品德和为祖国医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是2012年起在“吴阶平医学奖”下增设的奖项，主要奖励年龄59岁以下，在医学、药学研究和应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优秀中青年医药工作者。鼓励广大中青年医药工作者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勇于探索、敢于怀疑、敢于批判，始终保持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激情，在科研实践中尽情地展现才华、大有作为。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晓萌表示，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将始终不忘初心，通过奖项的评选和颁奖活动，弘扬吴阶平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高尚的医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鼓励广大医务人员努力攀登医学科技高峰，为推动中国医学科技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户外活动是最简单、低成本以及健康的防控方式
近视防控持续向好总体见效